

《晚熟的人》的文体意义

徐则臣

最近五年里的小说集阅读中，让我有强烈的震惊性阅读体验的小说集有三部：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以下简称《葬礼和故事》)，二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第三部就是莫言的《晚熟的人》。

这三部小说集放在一起，可观者颇多。首先，三部作品都是作家创作盛年或其后的心血之作。

《葬礼和故事》中，按照作家本人在小说集的序言中所说，除了《雪地上你的血迹》和《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两篇写于1976年，另有五篇完成于1980年10月至1984年3月。接下来的“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写作”，剩下的五篇完成，“去年九月它们就已经准备好付印了”。这个“去年”，指的是1992年小说集出版的前一年，即1991年。即便不清楚“时断时续的写作”的“两年”具体指哪两年，也不知道哪些作品是在“去年”最终完成，依然可以断言，这部小说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完成于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即作家55岁之后。阿摩司·奥兹的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首次出版于2009年，这一年，作家70岁。奥兹是以色列的大作家，29岁即出现在已成经典的大篇小说《我的米海尔》。事实上他一直是以色列的文学旗手，多年来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遗憾的是2018年79岁时因病去世。我不敢妄言该集中的小说写于什么时候，但以内容、风格和写法上观之，应该是奥兹60岁以后的作品。《晚熟的人》最早一篇写于2010年，最新一篇完成于2020年，整个小说集的创作跨越了莫言55岁到65岁这十年间。57岁那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据，无他，只想说明，三部小说集都完成于作家创作的鼎盛期或其后，带有一定的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早已臻于化境，足够成熟，每一部作品都该是深思熟虑的心血之作，是生命的结晶。

三部小说集第二个共同点，是集中的作品都一反作家早前的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体样态。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前的经典篇目大家耳熟能详：《礼拜二的午睡时刻》《我们镇上没有小偷》《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巨翅老人》《世界上最美的溺水者》等，每一篇都堪称完美。但这完美是我们对短篇小说的认知范畴内的完美，我们看见了它们的完美，也熟悉它们的完美。它们在莫泊桑、欧·亨利、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传统里完美着。但《葬礼和故事》中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和这些小说完全不同，不仅在篇幅上都相对短小，最短的只有两三千字，小说意趣和写法上也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奥兹前后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存在类似的差异，如《狼嚎叫的地方》《恶意的山》等小说集中，我们习惯的经典文体特征和讲故事

的方式在《乡村生活图景》中几乎荡然无存。《乡村生活图景》里，故事讲到三分之二，即将迎来高潮时，奥兹没有带领我们继续向故事的顶点攀登，而是陡转急下，让情节断崖式下坠，生生地拐到了另外一个方向。阅读时，你会有被囚了一下的感觉。显而易见，奥兹决意在这部小说集中开始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一批中短篇小说因此有了别样的形态。莫言之前已被经典化的短篇我们可以列出一串：《大风》《枯河》《白狗秋千架》《秋水》《拇指铐》《月光斩》等等。它们的敏感、瑰丽和冲击力余音绕梁，让人掩卷难忘，但它们的特异，更多表现在故事、修辞、风格、想象力、现实批判等方面，结构、形式等文体角度尚缺少作家长篇小说那样可供论述和阐释的广大空间。或者说，这些小说就文体而言，依然局限在我们熟知的契诃夫、鲁迅、福克纳、胡安·鲁尔福划定的短篇小说的四方城里。到了《晚熟的人》，莫言从契诃夫、鲁迅、福克纳、胡安·鲁尔福们的高大的城墙里突围了出来，展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短篇小说的样态和书写方式。在这部小说集中，除了《天下太平》一篇，尚沿袭了经典的短篇写作的思路，结构上起承转合严丝合缝，其他篇什都呈现出了别样的写作模式，与先前的短篇写作显著地区分开了。

三部小说集的第三个共同点：都以集束的方式展示了一种新的短篇小说文体的可能性。三位都是大师级作家，几十年的写作实践让他们有了远超常人的文学理解，也让他们比一般作家和读者更深地感受到了某一体发展到今天，可能面临的困局与瓶颈。前后期的短篇创作差异如此之大，正是他们基于对这一文体局限和困境的认知，所采取的自觉突围；也因为这突围，为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做出了开疆拓土的贡献。阅读三部小说集的过程中，我反复思量同一个问题：作家总要求变，偶尔写出个把篇别致的新款小说也许并没那么难，谁没有个意外惊喜，但用一部专集中如此集束地收录同一

种模式的作品，且这批作品迥异于旧作，当不是偶然与巧合吧。那么原因何在？只有一种解释：作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之后，不管是源于对某一文体既有范式的厌倦而下意识地寻求改变，还是有意识地探索革新，如此规模地亮出新模式、新特点，起码表明了他对这一文体的理解确有变化，以及对新的写作实践的认可与坚持。漫长的文学史中，每一种文体发展，也都正是得益于这般开疆拓土的革故鼎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和故事》《乡村生活图景》和《晚熟的人》，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奥兹与莫言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早中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反动”，是创作中期或晚期的“变法”，是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开拓性创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堪称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文体家。

文学史上臻于完美的作品琳琅满目，文学史上堪为大师的作家也并非罕见，但真正在文体上有所突破、当得上“文体家”者，凤毛麟角。莫言的文体探索与贡献，论者云集，但几乎都集中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上，自《红高粱家族》始，《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一直到《蛙》，没有任何两部长篇在结构和形式上是相同的，几乎每一部都向我们展示了长篇小说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其“大踏步后退”，有意识地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对接，对传统叙述资源做发现、唤醒和现代性转化的努力，对当下的创作尤有启发。这些创作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拓展之功，不惟在中国，在世界文学中也有目共睹。而在短篇小说领域，尽管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断言，“如果要给全世界的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莫言的能进去”，但莫言于这一文体的拓荒之努力，并未得到充分认可。这一次，在诺奖之后睽违八年，莫言拿出了这部《晚熟的人》。

除去《天下太平》，另外十一篇都有一个辽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自叙

传色彩虚实虚实、影影绰绰。这些作品说古道今、纵横捭阖，由一时及一世，由一人至众生，闪转腾挪，俯拾皆是又信手拈来。时空出入信马由缰、从容自在，置身泱泱烟火人间但如入无人之境，饱览阅尽世事的丰沛与苍茫，待尘埃落定，老和尚却是热心热眼，说出了家常话。这容量与叙事方式，是短篇，又不似短篇。

一部短篇写尽百年人生不乏其作，典范者短如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二条岸》，三千四百字足矣；长一点的，福楼拜的《一颗简单的心》，一万九千字。两部作品在处理时空跨度时，因时空之间的隔绝有概括性的叙述来铺陈和弥合，阅读上毫无断裂之感。《晚熟的人》一集中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之，极少概括性的联络与弥合，直接以场面的细节描写来转换时空，留白巨大，加上多以第一人称叙事，整个小说腾挪的空间就尤为开阔，时空跨度也因此被强调和放大。断裂的情节生硬果决地对接所形成的空间上的阔大与苍茫，以及浩荡、幽深的命运感和历史感，让小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美学风格。不由得让人进而逼视它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关系。

阅读中的另一个体验是，单篇看，这种跨度巨大的块状人事拼贴似有肌骨消瘦之感，但十一篇相同模式的作品放在一起，其规模效应及相互间的启迪生发，形成了意外的核聚变式的巨大能量与艺术张力。不仅整部小说集因此更加雄浑与有力，每一篇小说也因之愈加丰富和圆满。

我不知道这是否作家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效果，但我知道这必是作家在世洞明之后，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和形式探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之境的结果。《晚熟的人》以集束的方式，证实了莫言在短篇小说写作上的盛年“变法”；在这部集子中，他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所做的开疆拓土的努力，也让他成为了真正的短篇小说的文体家。

2020年11月9日，大连



快乐的家庭（油画）扬·斯蒂恩〔荷兰〕

这里的风像温柔的手

鲍尔吉·原野

2019年11月，老父亲逝世，享年91岁。我感到自己缩小了，像缩到米粒那么小，世界变得遥远陌生。入夜等待天空慢慢亮起来，天亮又盼望进入夜的黑与静谧。我觉得失去很多东西却不知是哪些东西。

老父亲病了5个月，有时住院，有时回家。我一旁侍奉，经历了没有经历过的磨难，这一年我62岁。

之后，我陪老母亲住在她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房子里，在赤峰又待了5个月。晚上，我睡在我父亲的床上，白天给老母亲按摩。书柜立着老父亲经常看的书，几本蒙汉词典的裁口都摸黑了。抽屉里有他的老花镜、铅笔和印章。还有一只白塑料的电视遥控器，这是他晚年握在手里时间最长的东西。

我们娘俩很少说话，但常常地，一低头，我的眼泪就洒在地上。老父亲生病期间，我以为哭干了眼泪，没想到更汹涌的眼泪等在后面。

2020年5月份，我陪老母亲回到沈阳。此前我陪二老在赤峰生活了三年多。回到家，沈阳变得陌生了。我对道路、方向、门钥匙都要重新识别。遇见熟人一律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我真的缩成像大米粒一样的微型人，重新开始生活。

说到这里，要说这一年春季，我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签约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那时候我父亲还能下楼溜达。回到沈阳该写这本书了，但我心中像雪地一样空无所有。我懂一点心理动力学疗法，自知处在心理创伤的康复中，内心需要时间重建。即使这样，写作还是要开始，如同日出开始，月落开始，要开始。

我坐在飘窗的窗台前，面对一张A4白纸，准备写作，西侧是漓江早市的街道。一天与许多天过去了，A4纸还像当初那样洁白。为了见到字，我把本书主人公的名字“铁木耳、海兰花、金桃、巴根、江格尔”写在纸上，希望他们像神话说的在纸上动起来，在草原奔跑，歌唱并骑马。但他们并没动。

那是六七月份，我背着户外小椅子跑到北陵公园。在湖边的南岸和北岸坐一下，在松林的东边和北边坐一下，在跳新疆舞和抽陀螺的人群边上坐一下。

坐一下的意思是构思中，构思中的意思是拟写作，但没用。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收获还是A4白纸上的人物名字——铁木耳、海兰花……我转而构思怎么向出版社编辑解释，我预感她们在怒视，不禁感到了羞愧。

有一天——我忘了是哪天，是7月的一天——这个故事像河流一样冲过来。河流对岸是碧绿的草原，远处有影影绰绰的黑松林和蒙古包的白顶子，我知道他们来了。

这里是铁木耳、海兰花、金桃、巴根和江格尔的世界。这里的风像温柔的手在摸你的脸并擦去你的眼泪。天气晴朗，看得见巍峨的赛罕汗乌拉山。铁木耳他们在这里遇到了新世界，我像一个隐形人在他们身后同样遇到这个新世界。在时光玻璃的两侧，我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到我。

书中的白银花草原是孩子们独有的世界，对这里的一切，我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这里有蒙古民族的美和草原的美。在孩子们的带动下，我像禁锢在冰里的鱼在月光下复活，游入河里。原来，老父亲带走了我的童年，这是有他陪伴的最好时光。

写作时，我的脑海切换到蒙古语。孩子们的对话，老爷爷讲的神话故事都是蒙古语，我要在心里翻译一下才用汉语写出来。蒙古语描述的草原、马的样子和牧人的表情才是真实的存在。不懂一个民族的语言就不能进入这个民族的内心，文学尤为如此。美国人赛珍珠用英文写中国淮北农村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奖，她出生四个月就来到中国，懂中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懂蒙古语和汉语，他用意大利文写的中国游记流传四方。张承志讲一口流利的东乌珠穆沁蒙古语，阿来懂藏文和汉文。母语是传达民族情感的第一要素。不懂他们的语言却要写这个民族，必得虚妄。

稿子后面写得顺利。这五个孩子都是从到达白银花草原第一天开始，遇到的都是故事。他们像爬山一样穿过这些故事手机，两眼放光。

她用左手拿着手机，右手开始比划，那是哑语，视频的特殊对话。是一种浓烈的情话。他们是在争论什么事情？女孩的眉毛竖起来，眼睛瞪大。她哭了，用手拭去泪水。在另外空间的男孩一定看到了，也一定慌忙用手势在安抚着她。

她又破涕为笑，用手背捂住嘴，忘记了还戴着口罩。

这电话打了太久。尾声是女孩用两个膝盖夹住了手机，双手缓缓地舞动，还有那一对会说话的眼睛，有表情的眉毛，那是恋爱中的一个自然起舞。最后是隔着口罩的一个飞吻。

女孩看见对面那个老头在注意她，红晕一直浮到额头。我感到失礼，便两手抱拳，以示歉意。女孩摆摆手，不介意有人分享他们的快乐。

忽然很想和她聊聊。我想说，你们这样有滋有味地生活，鼓舞了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梅花飘落了，有你的笑容就足够。她在无声的世界里，我不能用有声的语言来表意。

她做一个拂去自己肩上尘埃的手势，笑着，指了指我。

哦，在小道上，两片梅花瓣悄然飘落在我肩头。



疫情期间，常常宅家，便读一些写梅花的古诗文。那些句子都有一些伤感，去读它们，或许和自己挥之不去的低沉情绪有关。

我家附近就有一座梅园，是一座公园里的园中园。公园名曰上海静安雕塑公园，此地建筑和树木，无一不是雕塑的组成部分。梅花也是。曲折回廊，水边垂梅，铺着石子的清浅水池，倒映着天光，水面浮着点点绯红的花瓣，幽静并有古趣。应该是可以呼应那些梅花古诗文的地方，梅笛笛声，冷香浮动，旧时月色……

很久没有出去拍照了。近午，密不透风的云层，透出了几分阳光。我戴上口罩，背着摄影包出门，本楼门口的志愿者便给了一个诧异的眼神。

果然，那个公园封着，只有南北向的一条小道还能通行，是为附近居民出门留着的。曾经在小道边上的高树上，见到过几只彩色的鸟，那是蜡嘴，在小道上，偶见鸳鸯在跳跃。常有鸟儿在鸣唱，仔细听了，那是白头翁，间或还有画眉。可是现在没有。听见的，只是麻雀的鼓噪。小道上只有两只野猫站在那儿，一只白色，一只黄色。这里的爱猫者一定不会忘记给它们喂食。

梅园有十来株白色的梅花，不是名种，没有池水和建筑装饰。这些梅花，

眼见梅花飘落

胡廷楮

集聚在一起，也是欣欣向荣。

走过卧在草丛中的五头雕塑牛，走过上海自然博物馆，就能见到那一片梅花。木栅栏隔离了小道和梅花。梅花已经盛开过了，稍有小风，便见花瓣由枝头飘落。有一个工人，呆呆地看着满地的花瓣，扫帚倚在墙角。

就要如陆游那样低吟“只有香如故”，或者滋生如林黛玉那样葬花情绪。不过……

小道上并非我一人，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回身，两位跑者，风一样掠过。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花瓣，被他们的脚步带起的风惊起。雀儿闹哄哄地飞走，猫儿奔入树丛。

这个公园，本有一条塑胶跑道，不少长跑爱好者都爱在这里奔跑。如今那一条跑道已经拦在警戒的绳子之内，两位跑者，有一大半路途，是跑在街上。

我回身在小道上寻找可以将他们的跑姿拍下来的角度。还真没有找到，只能呆呆看着他们跑。路口，有一位志愿者大妈。她坐在长椅的一边，另外一边，放着两位跑者的外衣。

“他们天天来吗？”

“哪里，今天刚刚来。”

两位跑者再一次掠过身边，那是男女一对。似乎在二十多一点的年纪。他们都穿着黑色的紧身裤，粉红色的跑鞋。上衣都是天蓝色的。男孩高个，戴着眼镜，女孩娇小，扎着马尾辫，马尾辫随着脚步一摆一摆，在阳光下飞扬。

戴着口罩跑步，多累啊。又一圈跑过，男孩转身让女孩出示腕表上的心率。再一圈跑过，男孩跑在女孩的身边。最后一圈跑，女孩跑在前面，领着女孩在跑。

他们回到志愿者大妈的身边。穿戴整齐，便要分手。他们靠拢，手牵着

手，似要拥抱，接吻。不过，还是回头看了看老年志愿者。老年人只用一只手，在口罩前摇晃着。不可以。

看出来了，他们没有用语音交流，他们是听障人士。

他们都有些恋恋不舍，这样分手毕竟没有尽兴。男孩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女孩赶上几步，送一袋包子。他们或许曾经想过在哪里吃午饭，可是如绿杨村那想吃的名店，如今也只有外卖。往昔排几小时队才能买到的包子，女孩今天一下子买了两袋。

出小道，过马路，就是地铁站。我走进一节空荡荡的车厢，独自坐下。车门正要关上的时候，那女孩一路跑来，一跳，进了车厢。

就坐在我的对面，她的眉梢动了动，就算打了招呼。她手中握着手机，不时紧张地看看，好像在等待什么。

没有铃声，她的手一颤，突然打开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